

# 我與城大「現代文人手迹展」

藝台聚 火

主持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研究室的鄭培凱兄建議,把我歷年收藏的名家書畫、信札、手稿提供出來,給城市大學藝展展覽。

上月我趁幾天假期,把歷年積壓的名家作品檢了出來,由七十年代起,竟有幾百件。我整理其中一百多件,包括書畫、信札、手稿,主要是作家和文化人,其中尤以作家的信件最多。單是作家的信札有好幾百封,如何挑選便頗費躊躇。後來,我決定信札方面以現代作家為主,這些大都已仙逝。

我保存的作家信札頗多,這已選出七十多封。其中巴金就有十二封。巴金的信札很珍貴,都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左右寫的。我當時在寫他的一篇評論文章,有許多關於他作品、生平懸疑的問題要向他核實。還有,我編了一個巴金著作出版簡表。此外,我當時在香港三聯書店負責編輯部,出版他全套繁體字版《隨想錄》,所以這期間與他的書信來往較多。他的回信都是親力親為,沒有像其他作家假手助手或他的女兒李小琳。他的信不少涉及他創作《隨想錄》及他過去的創作背景,很有史料價值。

其他珍貴的信札如紅學家俞平伯,是在八十多歲高齡下寫的。我現存的有二十七封之中,今次只能選出四封。俞先生的信和葉聖陶先生給我的信,都是很認真、嚴謹,字體很工整。

錢鍾書先生給我的信,都是以毛筆寫的。錢先生的信像他的為人一樣,文采斐然,又不失幽默。我於一九八一年仲春曾訪問過錢先生,據說,這是錢先生第一次接受訪問,之前他從不接見別人訪問。最近一位廣州周刊記者訪問我,提到為甚麼錢鍾書接受我的訪問,我一時語塞,講不出道理來。我想應該是「緣份」吧。結果錢先生把這篇訪問記,放在他的《宋詩選注》上。繼這次訪問後,與錢先生的交往愈來愈多。他每次來信,都說晚輩的「才人」,真是折煞人了。

信札中,艾青的信也很珍貴。我於一九七八年結識他。他的眼睛視力已不太好了。他的信不泛他晚年的創作,很有價值。

# 大S人氣形象受婚姻拖累

星油乾坤 查小欣

大S與汪小菲的婚姻一開始就不被看好,最近更被網民熱選為「一對離婚藝人」,大S所承受的壓力實在很大,愛情大過天的大S為此段婚姻犧牲甚大。

首當其衝的是大S與台灣傳媒的關係。大S在海南島舉行高調的婚禮,事先聲明不接採訪,又不准准客把婚禮實況上微博,又懶理台灣傳媒在會場外的章章戳戳,決絕地不露臉給記者拍照交差,更沒像其他藝人般為記者送上貼心的點心飲料充飢解渴,記者當然不計較這些小恩小惠,記者的憤怒的,有份參加婚禮的網站高層恃仗是汪母張蘭的好友,第一時間將婚禮實況上微博,令台灣傳媒全部跑輪,令大S開罪台灣傳媒,作為初婚新娘的大S啞口吃黃連,不能投訴強勢奶奶,又不能向新婚夫婿開罪,卻遭自己家鄉的媒體責罵,以致形象人氣俱下。

跟傳媒關係惡劣是藝人事業前途的計時炸彈,例如當藝人有新歌、新戲、新劇、演唱會、商演、做廣告代言人,傳媒不是封殺式拒絕就是只報負面消息,嚇怕廣告商及娛樂商,以致藝人工作量暴跌。好像大S曾經憑《保持通話》入圍金像獎最佳女主角,演技早被肯定,成為三片約喜用的女主角,但與汪小菲結婚後,即被票選為「爛片女王」,觀眾盡失,是近年因結婚而對形象帶來負面影響絕無僅有的女藝人。大S雖被計時炸彈包圍,她卻無意識拆彈,好好修補與傳媒關係,或許她已決定全心全意做太太,以正視與傳媒關係,加上大S實業兼事業與婚姻,尤其汪小菲是富二代,外表不差,異性緣不弱,大S又比他年長五歲,當然要多陪伴汪小菲慎防遭小三乘虛而入,實在沒精力時間去為自己設想。

大S嫁汪小菲時是紅遍三地的人氣藝人,汪小菲娶她未必是因為虛榮,不過如果大S能保持人氣,對自己會是個很大的保障。

據說當時梁武帝與宮廷中人一同射覆作樂,梁武帝占得被覆之物乃一隻死了的老鼠,另外闍公則占得老鼠四隻,其餘人等則各有不同的答案。後來盒子打開,內藏的確是老鼠,不過卻是活生生的,而且只有一隻,故此梁武帝及闍公兩人的答案亦只算是各中一半。

闍公要求眾人替老鼠剖腹,但稍知歷史的人都會知道梁武帝一生篤信佛教,更曾三次出家,自然不願幹這等殺生之事,事情也只能暫告一段落,不過後來待鼠死後剖腹,果真發現肚內有鼠胎三隻,也即合共有四隻活鼠,所以闍公的答案其實是絲毫不错!

# 古人的遊戲

天言知玄 楊天命

現代人聚在一起時,會玩牌、打麻雀、捉棋、打遊戲機等,那麼古人又有甚麼具體的娛樂呢?信不信由你,原來在古時,以《周易》占卦也是遊戲的一種。正確來說,這種可以多人一同進行的遊戲應名為「射覆」。

顧名思義,「射」即「猜度」的意思,「覆」則是一「掩蓋」,故射覆其實就是一種猜度被布、盒子或碗覆蓋之物的遊戲。根據歷史記載,眾如三國的管輅、西漢的東方朔及南朝的梁武帝等通通是射覆高手,其中尤以梁武帝留下的故事最富戲劇性。

據說當時梁武帝與宮廷中人一同射覆作樂,梁武帝占得被覆之物乃一隻死了的老鼠,另外闍公則占得老鼠四隻,其餘人等則各有不同的答案。後來盒子打開,內藏的確是老鼠,不過卻是活生生的,而且只有一隻,故此梁武帝及闍公兩人的答案亦只算是各中一半。

闍公要求眾人替老鼠剖腹,但稍知歷史的人都會知道梁武帝一生篤信佛教,更曾三次出家,自然不願幹這等殺生之事,事情也只能暫告一段落,不過後來待鼠死後剖腹,果真發現肚內有鼠胎三隻,也即合共有四隻活鼠,所以闍公的答案其實是絲毫不错!

也許,對現代人來說,易卦不是「迷信」,就是「艱深學問」的代表,很難想像它竟然會用於遊戲的工具之一。不過相對來說,古人自然也想像不到我們今天竟有如此多的娛樂玩意——天命最近便親歷這樣的一個「奇景」,四位小朋友各自拿著最新款的智能手機,然後圍着枱中心最新款的平板電腦一同聯線玩砌字遊戲,我雖不是古代人,但對小時候只得用爛紙紙「天下太平」的我,這其實也是一幕難以想像的遊戲奇景吧?

# 上海「696」:中國當代藝術的原生態濕地與商業施暴

2006年,我從北京移居上海在復旦大學任教,由於多年來我一直在介入當代藝術思潮的批評,所以在我到來的第一時間,上海的幾位畫家與畫評家即邀約我去上海威海路696號藝術區小坐;也就是在那一年的雨秋,我走進了「696」原生態藝術濕地。

我為甚麼把「696」稱之為原生態藝術濕地呢?因為,在我的視界裡,存有一種不可遏制的差異性比較,「696」那若干間廢棄的陳舊廠房與破舊倉庫是在2005年才被上海灘的幾位當代藝術家所發現,時值2006年,又雲集了30多位當代藝術家聚落於此;他們以「loft living」(倉庫生活)的生存樣式把上海「696」不經意地打造成類似紐約的「soho」區藝術聚落 (settlement of art)。當然,「696」的規模不知道要袖珍到哪裡去了,但其恰切地擁有自己的原創風格。

再較之於十里洋場的大上海來說,我是從小生長在中國首都的「北京農民」,在北京看慣了「798」藝術區的宏大規模,看慣了聚落於「798」及其周邊那些當代藝術家以大規模族群棲居的方式對宏大意識形態的抵抗,看慣了他們佯裝抵抗的背後所潛在的商業暴力與商業暴利的邏輯,實際上,上海的「M50」(莫干山路50號藝術區)都顯得過於柔弱且女性化了。所以我說,當我一路再看到「696」,「696」那真是上海本邦原創的小女人了。

坦誠地講,「696」原生態藝術濕地的商機遠遠不如北京的「798」與上海的「M50」。有意思的是,上海的都市發展與擴張早已把棲居於這座大都市中心的本邦原創上海人統統擠壓到郊區去了,他們無可奈何地成為落戶於郊區的「新上海農民」。不可避諱的是,我作為中國首都的「老北京農民」遷移到大上海後,也無可奈何地成為了「新上海農民」。然而,在上海這樣一個如此繁華的國際性商

業與金融大都市中心,居然還遺存着這樣一方原創的粗陋空間,並被上海的當代藝術家們發現,且「loft living」於此,這真是大上海的好運。的確,「798」以如此大規模的廢棄工廠空間橫互在北京的東郊,而「696」與上海最為繁華的南京西路僅有一街之隔,兩方空間的商業地理價值在本質上全然不一。

其實,「696」在這裡所擁有的幽閉與安靜,使其全然不同於掙扎在商業暴力與商業暴力二維邏輯張力中的「798」與「M50」,尤其是當下的「798」,其已然不是那個初創時期的當代藝術家聚落地了,較之於「798」在商業暴力與商業暴力下的墮落,而「696」更保有一種未被後現代工業文明在其科技理性中所踐踏已盡的純粹性與濕地性,這方空間在品質上則無疑是大上海當代藝術的最後一方處女地。所以,我特別想告誡的是:千萬不要傷了「696」的真操,她太自然了,太可愛了!「696」是中國當代藝術空間最後的一位本邦原創的上海小女人,「696」也是大上海當代藝術聚落地的最後一位處女。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承認,當代藝術應該與商業共謀且捆綁在一起,這樣,當代藝術在生存的狀態中才可以謀得發展的自來性與可持續性;但是,當代藝術與商業的共謀一定不應該是在暴力與暴力兩個維度上的「狼狽為奸」,過度的商業化也必然以其暴力與暴力傷害了當代藝術的時代精神;同時,也污染了當代藝術家的良心,並且,商業對當代藝術的施暴也有悖於商業倫理。顯而易見,企圖希望獲得大師師資質的當代藝術家還是需要遠離商業邏輯,而獲救於一種幽閉與安靜的藝術生存姿態;在喧嚷的大都市,他們需要孤獨於被遺棄的陳舊廠房與破舊倉庫中,以後現代審美編碼的形式思想點甚麼。說到底,中國當代藝術在本質上應該是一種在

孤獨中求生存的思考,別讓商業在暴力與暴力中過度地操控中國當代藝術。然而,短短的5年過去……終於在2011年清明的雨春,我突然聽說上海的「696」要被改建了,「696」準備被改造成為類似「新天地」、「田子坊」甚麼的具有商業價值的所謂文化產業創業園區。中國當代藝術還是已然被商業施暴了!的確是無奈,當代藝術只有遭遇商業暴力才可能獲取商業暴利。我們都知道真正的當代藝術家在精神狀態的本質上是怎樣的一族生存群落,他們才華橫溢,他們敏感到僅僅依憑神經末梢就可以嗅到自身周邊的不穩定因素,他們是一族為審美而生存的高級靈長類族群;同時,他們也是最為敏感且脆弱的一類求生的族群了,他們脆弱到只有在藝術創作的原始生態中自然生成、自然棲居、自然死亡、自然消滅……任何外力元素對他們的異化干涉,都會讓他們在人為的決策中瞬間死亡且逐漸消逝。誰都明白,這是藝術創作的美學本質所在。我依然想說的是,「696」作為中國當代藝術聚落地是孤寂於大上海都市中心最為繁華地帶的最後一位處女,她具有原生態藝術聚落的自然美麗且不可驚擾,千萬別讓商業暴力與商業暴利傷害了她!

我只是在揣度,如果把「696」打造成「新天地」甚麼的,那是一種怎樣的俗不可耐啊!說到底,「新天地」是西方後工業文明經濟的全球化商業模式景觀在上海拷貝的同一幅面孔,這幅面孔在紐約、倫敦、巴黎、東京、香港、台北、新加坡、上海等商業發達都市不斷地被複製,一樣的精緻而一樣的媚俗;而「696」的原生態則是完全無法複製的,她在後現代文明時期所存有的原始粗陋且一點都不粗俗。我想誰都知道,遊蕩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紅燈區那些搔首弄姿的合法化性服務工作者,她們比原始部落的割禮術在人性及倫理上要低級得多。

依然是上海的那幾位畫家與畫評家告訴我,在2011年的4月至5月,聚落在「696」的當代藝術家們,他們緊鑼密鼓地正在「696」做最後的一系列策展;隨後,在「696」棲居始終的女權主義畫家江雪曼也打電話給我,她一改中國當代藝術家們大都具有的調侃與反諷本色,以無比沉重的語調及悲壯的修辭向我陳述他們正在失去樂園的慘痛……並要我為他們最後的策展與最後的聚落晚餐寫點甚麼的……當然,這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其實,他們是一族在粗陋的行為表象下擁有潛在精英意識的無主義 (nonism) 公共知識分子,並且,我們一直也沒有把在「696」聚落的當代藝術家都看視為能夠依憑畫畫及其作品甚麼的能夠夠揮大錢的主兒,因為,這裡畢竟不是徹底商業化與媚俗化的「798」與「M50」。

然而就我看來,他們的策展是在「失樂園」的驚慌失措中,為這方原生態藝術濕地不可改變的死亡與消逝在宿命上努力做出最後的祭奠;當然,這也是一種無奈的抵抗。無論如何,他們曾為上海這樣的國際經濟與商業文化地帶駐留過一方原生態當代藝術的繁榮綠洲。因此,在我的心目中,他們是一族神聖的當代藝術家,令人敬重!

(作者楊乃喬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上海「696」,未來的路在何方? 網上圖片

百家廊 楊乃喬

# 常州印象

與國 揚州、鎮江和宿遷十個市,末去過只有鹽城、泰州和常州三個市而已。

# 戲夢人生

湯禎兆 張柏芝與謝霆鋒冷戰,本來屬他人家事,但現在儼然已成了全城的話題。

# 鮮活桃達

杜亦有道 阿杜 老友送來《新報》主筆周顯君之一本新作,隨筆式散文《肉食男女》,把他年來在《新報》和《東地》周刊發表的男女情色軼事散文結集而成。

# 路地觀察

湯禎兆 我一向屬柏芝的支持者,事實上她的而且確是港產片女界的中流砥柱,由《喜劇之王》開始,於銀幕上最擅長演繹而不掉的角色,在《大隻佬》、《忘不了》及《旺角黑夜》等用心作,一次又一次把被迫走上窮途末路的女子精準拿捏,更做出誓不低頭的唐吉訶德式對抗,徹頭徹尾演活了烈女的形象。更為甚者,是柏芝的烈女形象,在陳冠希的醜聞事件後明確確立——她是以受害者身份高調地於有線電視上接受專訪,而且與阿嬌不同,絕非營造柔弱嗚呼來博人同情,從而企圖保未來的星途不至盡毀。在訪問中,她確正詞嚴痛罵陳冠希從來沒有站出來向大眾受害者道歉,並表明不會原諒他。正是那份是非黑白分明的決斷,更加令人對柏芝增添好感。